

民进党重返执政后新潮流系发展态势研究^{*}

陈先才 林明治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新潮流系一直是民进党内最具实力兼擅长论述的重要派系。绿营重返执政后，新潮流系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执政资源。无论是“府院”高层，还是中央党部，甚至公营事业关键职位，新潮流系成员都抢占了不少位置，加之新潮流系还掌握着 7 个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治理台湾近四成人口，左右着两成“立委”席次。新潮流系的实力膨胀，引发了党内其他派系的焦虑与反弹。围绕执政资源的争夺以及 2018 年地方选举、2020 年“大选”的角逐，新潮流系与党内其他派系的争斗无疑将更为激烈。本文对新潮流系的最新状况及发展趋向进行分析，试图勾勒出该派系在绿营重返执政大背景下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民进党 派系政治 新潮流系 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陈先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中心平台执行长、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林明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生。

近年来，台湾政治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蓝消绿长的发展态势非常明显，尤其是民进党在台湾政治生态中的势力不断扩张。2014 年及 2016 年几场选举的结果，不但重创了国民党，而且也使民进党首次全面掌控台湾地区的行政、立法等权力。台湾政治发展无疑进入了由民进党完全主导的阶段。随着民进党实力的快速膨胀，掌握丰富的执政资源，党内呈现出新的政治生态，各派系在政治资源上的争夺与角力不断加剧，竞争空前激烈。长期以来，新潮流系一直被视为民进党党内实力最强的派系，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与选举策略等方面一向有其独特的方式。在台湾政局变动以及绿营重返执政的新情势下，新潮流系的动向及发展尤其值得关注与研究。

一、民进党派系政治与新潮流系发展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派系现象非常普遍。所谓派系，是指一些依存在大团体中的有组织的小团体为了权力的利益而相互竞争。^{〔1〕}换言之，派系政治与政党密不可分。派系政治在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利益冲突的产物。简言之，派系政治完全是一种逐利的集团政治生态，其最终反映的是政治利益之争。派系的本质还是来源于人性。^{〔2〕}派系问题并非现代政治之产物，而是自

^{*}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新形势下推进两岸民间交流与社会融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GAT001）的成果。

〔1〕 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第 35 页。

〔2〕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第 86 页。

古以来的政治顽疾，西方现代民主政体也未能有效解决。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派阀政治就是典型的派系政治文化。在日本派阀政治下，同属一党的议员因为利益不同，以某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为核心，结成一个个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小团体。当然，为了维持整个政党的稳定，在分配职位时，往往会在各派阀间取得平衡。不遵守派阀决议的议员会受到派阀领袖的惩罚，甚至成为政治生涯的障碍。

而台湾地区民进党派系政治文化之形成，当然与该党的发展历史有密切关联。民进党发源于反对国民党一党威权统治的“党外势力”，由于出身、经历、理念、信仰、斗争路线的不同，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其内部就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派系，而且这些派系的角逐一直都没有停止。早期党内就曾出现过康系与美丽岛系，泛美丽岛系与泛新潮流系之争的情形。此后，民进党派系之间的分化整合过程加快，特别是与派系领袖的政治实力发展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例如，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正义连线成为最大的派系，而随着民进党在野，新潮流系快速转型，逐渐成为民进党内最大的派系。而蔡英文掌控民进党机器后，英派力量开始集结，逐渐成为民进党内部不可忽视的重要派系，特别是蔡英文就任地区领导人后，英派的实力大为扩张，成为民进党内与新潮流系并驾齐驱的重要政治势力。而其他传统派系，如谢系、苏系的实力则逐渐式微。

长期以来，民进党的政治生态逐渐呈现出派系共治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主要体现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职务安排与分配上。例如，在派系共治的情势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职务均按各派系实力来进行分配。并刻意由不同派系的“立委”担任，且不得连任。^{〔1〕}事实上，这一传统得到了较好的维护。

表 1 民进党派系发展演变的 7 个阶段

阶段	主要派系	备 注
第一阶段 民进党成立前后	康系、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前进系	民进党派系呈现“三大一小”的特征，康系、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势力比较强大。这一阶段新潮流系开始崛起
第二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泛美丽岛系、泛新潮流系	泛美系与泛新潮流系两大阵营对立时期，但这一局面不久就被打破。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台独”联盟	五大派系共治时期。随着海外“台独”联盟返台并加入民进党，以及在政治明星陈水扁、谢长廷等人的影响下，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等派系组织出现。
第四阶段 2000—2004 年	正义连线、新潮流系、“福利国”连线、美丽岛系	这一时期是扁系独大时期。而其他不少派系则处于分崩离析。例如美丽岛系因许信良出走而分崩离析，“福利国”连线因内斗而势力大为削弱。
第五阶段 2004—2008 年	新潮流系、正义连线、苏系、谢系、公妈派、绿色友谊连线	这一时期出现“新苏连”（由新潮流系、苏系和绿色友谊连线构成）和其他派系分庭抗礼的局面。“福利国”连线分化出苏系、谢系和公妈派。而新世纪和部分新动力成员重组为绿色友谊连线。民进党中央于 2006 年作出了解散派系的决议。派系运作由公开转为半公开的阶段。

〔1〕 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 165 页。

阶段	主要派系	备 注
第六阶段 2008—2016 年	新潮流系、谢系、游系、扁系、苏系、绿色友谊连线	这一时期扁系随着陈水扁下台而走下坡路，新潮流系成为最大的派系。谢系、苏系、游系等仍然是民进党内部重要的传统派系。而绿色友谊连线等仍然是非主流派系。
第七阶段 2016 年以来	新潮流系、“正国会”、英派、谢系、苏系、扁系、海派	这一时期新潮流系成为民进党势力最大的派系。而由游系转变而成的“正国会”，以及英派等派系实力较强，但传统的谢系、苏系、扁系等势力大为削弱。

新潮流系最初成型源于“党外”时期。其组织成立比民进党的组党还要早两年。新潮流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民进党内部最具实力的派系之一。新潮流系创立后，主要强调三大主张，包括“台湾独立”、“群众运动”及“社会民主主义”等，入流采取严格审查，包括两位干部推荐背书，以及考核、能力、操守、专长、对派系忠诚度的检验，并严禁跨派系情形发生，不过可以支持盟友。新潮流系草创初期，标榜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结合工人、农民阶级，关注人权、环保、学运等议题，因此在地方组织迅速拓展，也广纳社运团体等民间力量。在此过程中，也培养不少优秀的年轻人，其派系势力也得以发展壮大。新潮流系长期作为民进党最为重要的派系之一，其曾长期掌控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位置，以及党部其他重要的职务，对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影响力较大。

2006 年 7 月，民进党全代会宣布解散派系，新潮流系虽然也撤掉招牌，但内部照样办公，对于其实质运作并无任何影响。但随着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升级，以及因应民进党下野及“立委”选举制度的调整，新潮流系也面临改革调整的现实紧迫性。在这种情势下，新潮流系进行了转型，改以“台湾新社会智库”名义继续开展派系的运作。此后，新潮流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2008 年至 2016 年期间，由于新潮流系先后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苏贞昌进行合作，并积极经营地方势力，不但使新潮流系保得民进党第一派系的位置，而且也使新潮流系的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在 2014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新潮流系一举获得了包括台南、高雄、桃园、宜兰、云林、彰化、屏东等 7 个县市的执政权，远超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台湾中南部地区更是成为新潮流系的大本营。而随着民进党在 2016 年重返执政，作为民进党最具实力的新潮流系，其实力自然也大为增长。

二、民进党重返执政后新潮流系的发展态势

民进党重返执政之后，新潮流系获得了较多的执政资源，可以说是横跨了涉及行政、安全、教育、法务、劳工、两岸及公营事业等诸多部门。从行政体系到公营及公股主控事业，从立法机构到民进党中央、地方执政县市，新潮流系成员占据着众多职务。而且单就影响力而言，这些职务其实都拥有“重要战略”性，对于新潮流系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新潮流系掌控不少重要的公营事业主导权，为派系的长期发展提供重要的金流、人流等支持

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当局对公营事业机构的人事布局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于公营事业机构拥有丰富的资源，民进党各大派系对公营事业重要人事案的争夺非常激烈。新潮流系利用自身实力获得

了不少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事关台湾地区民生的重要公营事业机构中，新潮流系掌握的董事职位多达数十个，远远超过其他派系所获得的席次。这在民进党过去的人事安排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甚至被党内指责为派系专享，“整碗捧去”^{〔1〕}，如台湾自来水公司董事长郭俊铭、台盐董事长陈启昱、台苯董事长吴怡青等，皆是出自新潮流系，且他们家族庞大，很多人被分派负责各个子公司，家族与派系一条龙经营。派系的发展离不开资金与资源。而公营事业及其子公司的董座和总经理的派任，其背后拥有庞大的金流。

表 2 2016 年新潮流系人马在台湾重要民生事业单位的任职情况

职 位	姓 名
中国石油董事长	陈金德
台湾自来水董事长	郭俊铭
台盐董事长	陈启昱
台船董事长	郑文隆
台苯董事长	吴怡青（吴乃仁之女）
中华电信独立董事	陈正然
神脑国际董事长	赖劲麟
华航董事长	何璦轩
圆山大饭店董事长	张学舜
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雷仲达

（二）新潮流系人才济济特别是年轻世代兵强马壮，在民进党“中央”执政团队及地方县市都有不少新潮流系人马在掌控大局

在 2014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拿下了全台 22 个县市中的 13 席，而新潮流系就掌握了 7 席，新潮流系县市治下的人口占全台的近四成人口，足以彰显出新潮流系在台湾地方县市的雄厚实力。丰富的县市资源为新潮流系培养人才提供了渠道，许多年轻的新潮流系成员在新潮流系所掌握的县市地区获得历练，尤其是放在新潮流系执政县市的政府机构中担任机要职或局处首长等职务，当这些年轻人才逐渐有一定政治磨练后，再让其参加公职选举，如此形成了人才培育的良性循环。正是由于新潮流系擅长对人才的培养，也使新潮流系在面对绿营其他派系竞争时，其在人才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这也是蔡当局执政团队不得不大量地用新潮流系的重要原因。新潮流系积极深耕地方，不只是为绿营培养大批年轻人才，而且强化对政治明星及行政首长等政治人物的培养。这无疑使新潮流系及其重要人士在未来绿营政治生态结构中的地位更为突显，新潮流系不少重要地方诸侯的政治企图心大为增强。

民进党重返执政后，蔡英文当局重要位置皆有新潮流系的人马在把持。例如，“行政院副院长”

〔1〕《民进党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 年 9 月 28 日，第 3 版。

林锡耀、“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等皆是新潮流系的重要人士。此外，新潮流系还拥有“部会”机构的正副首长席次 9 席，新潮流系所占比例相当高，约为“部会”总席次的 25.7%^{〔1〕}；在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部分，新潮流系及亲新潮流系民意代表，总共有 22 席，占民意代表总席次的 19.4%。这说明新潮流系对蔡英文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

（三）新潮流系继续维持对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实质影响力，不少重要部门都为新潮流系人马所掌控

长期以来，新潮流系作为民进党实力最为强劲的派系，主要体现在其对民进党中央党部重要职务的掌控上。2016 年 7 月，民进党第 17 届党代会在台北市召开，进行党内核心权力中执委、中常委等改选事宜。作为民进党重返执政后的党内首次权力再分配，民进党内各派系竞争异常激烈。在本届大会中，新潮流系在 30 席中执委改选中获得了 9 席，而在民进党权力核心决策机制的 10 席中常委票选中，新潮流系也取得了 3 席的成绩。加上新潮流系另外有高雄、台南及桃园等 3 席直辖市长在手，其对权力核心的影响力自然不容小视。从近几年新潮流系在全代会选举中的战况来观察，此次成绩实质上是新潮流系一向强大实力的展示而已。在上一届 2014 年民进党全代会的中常委选举中，新潮流系就有郑文灿、吴思瑶 2 席，而在第 15 届即 2012 年民进党全代会的中常委票选中，新潮流系也是取得了 3 席的佳绩。新潮流系除了在民进党中央党部核心权力机制运作中占有人数上的优势，还在中央党部的不少组织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如政策会、副秘书长、发言人等都有新潮流系人马。

民进党重返执政后，新潮流系对民进党系统的影响力及掌控力仍然较大，新潮流系长期以来对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优势地位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2〕}

三、民进党重返执政后新潮流系政治运作的特点

2016 年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选举中重返执政，取得了全面执政的政治优势，而新潮流系作为民进党最大派系，也获得了更多的执政资源。为适应岛内新的政治生态，新潮流系政治运作也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一）积极争夺执政资源

派系生存的首要之道就是要有大量的资源招兵买马，并支撑派系组织的正常运转。作为民进党最大派系的新潮流系自然深谙此道。绿营重返执政后，新潮流系除了争夺重要岗位的人事安排外，还特别将重点放在抢夺公营事业的重要职位上。例如，在新潮流系林锡耀接掌了“行政院副院长”位置并主导公营事业人事案后，公营事业就成了新潮流系的天下。根据台湾的惯例，政党轮替后，公营事业机构的重要职位也随之进行换届改选。绿营上台后，各派系自然把目光聚焦在为数众多的公营事业上，毕竟掌握了公营事业就等于拥有了丰厚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派系可以利用公营事业的资源，为所在派系培养人才，储备人才。新潮流系凭借其强劲的政治实力，在争夺公营事业董事长及董事的斗争上自然大获全胜。以蔡英文当局“部会”首长层级来看，新潮流系的目标非常清楚，即便不能抢得“部会”首长一把手，也努力要在副职或办公室主任等位置上卡住。新潮流系的

〔1〕 本数据由作者根据维基百科“林全内阁成员”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得出。

〔2〕 陈先才：《新潮流系是民进党全代会的最大赢家吗》，中国台湾网，2016 年 7 月 27 日，http://www.taiwan.cn/plzhx/zjhzh/zjhjtw/201607/t20160727_11521285.htm，2017 年 8 月 23 日检索。

卡位除了获取更多执政资源外，还有一个考量就是为新潮流系人才的养成提供资源。

（二）高度重视选举布局

民进党是一个以选举利益为最大考虑的政党。这一点对新潮流系也自然完全适用。新潮流系作为民进党的最大派系，其选举思维与策略运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在选举中，新潮流系抉择的第一个考虑是会不会赢。从历史来看，新潮流系不会选择失败的一方，一定会选赢的一方。对于新潮流系而言，深耕地方基层，运用最佳的选举策略布局地方选举，是保持新潮流系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新潮流系为例，新潮流系为因应 2018 年的地方县市首长选举，很早就开始对台湾地区的农会改选一事进行布局。台湾新一届农会改选于 2017 年 2 月 19 日在全台的乡镇区级农会选举正式展开，作为 4 月 21 日全省农会选举的第一战。民进党首度积极布局，从基层农会总干事到争取全台农会理事长全面参与，想力争全台农会理事长之位。而新潮流系所掌握的拥有最多农会代表的台南和高雄市能否取得较多代表席次最为关键。但是，高雄市农会选局却因牵扯到了下届高雄市长人选的角逐而出现变化。在本次农会改选中，菊系选择与国民党“立委”王金平主导的高雄白派、现任市农会总干事萧汉俊合作，萧汉俊则承诺分出 2、3 席市代表，支持民进党的全台农会理监事改选布局。从选举策略来讲，新潮流系一向与其他派系甚至是党派进行合作，以争取最大胜选。似乎并无大的问题。但在此次农会改选中，与蓝营白派人士合作仅仅是口头承诺，承载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导致最后民进党在农会改选第一战便告失利。由此观之，新潮流系以自身派系发展为核心，以选举利益为最大考虑，甚至为了 2018 年新潮流系的地方选举胜利而牺牲绿营的整体布局。在蔡英文执政成绩彰显不佳的情势下，未来新潮流系是否想取代蔡英文而抢攻 2020 年大位^{〔1〕}，恐值得好好观察。

（三）两岸思维趋于谨慎

长期以来，新潮流系为了维护其在民进党内部的优势地位，其两岸论述也采取了黑白脸的处理策略。一方面，新潮流系一部分政治人物以保守路线自居，特别是“台独”主张纳入民进党党纲一事，更是与部分新潮流系人员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新潮流系为了主导党内的两岸政策，也有一部分人士对两岸交流持务实的立场，希望能够推进民进党与大陆的务实交流。但随着民进党重返执政，并主导着岛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等领域庞大资源的再分配权力，新潮流系为了自己派系的发展，特别是防止党内其他派系对其两岸思维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进行内部的整合与切割。其突出表现在新潮流系针对其创系大佬洪奇昌的处理上。

在民进党取得 2016 年选举胜利后，由新潮流系转型的“台湾新社会智库”对外宣称要进行智库会员重组与整合，并决定不再邀请洪奇昌担任智库会员。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新潮流系创始人员，洪奇昌被新潮流系除名在政治圈引起了极大关注。尽管新潮流系方面在声明中特别强调，对于洪奇昌问题的处理“并无媒体报道所谓除名或各种揣测原因”，但岛内媒体仍纷纷指出，洪奇昌是因与“九二共识”创始人、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走得近而遭除名^{〔2〕}。观察洪奇昌近年的言行，洪奇昌活跃在两岸之间，在两岸政策议题上呈现出开放态度，对两岸关系有着不同于传统绿

〔1〕《李俊毅：新潮流系可左右民进党主席选举输赢》，香港：中评网，2015 年 7 月 16 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42&docid=103039375&kindid=0>，2017 年 8 月 23 日检索。

〔2〕王思羽：《民进党元老洪奇昌因靠近“九二共识”遭派系除名》，中国台湾网，2016 年 3 月 22 日，http://www.taiwan.cn/taiwan/jxw/201603/t20160322_11414984.htm，2017 年 8 月 23 日检索。

营人士的看法。不可否认，洪奇昌的两岸关系理念和议题与新潮流系主流意见出现了分歧，而新潮流系为了避免因为洪奇昌影响外界对新潮流系两岸政策和议题的解读以及当时即将到来的蔡英文首次就职演说，同时为了在民进党内重塑形象，遂做出开除洪奇昌的决定。新潮流系的两岸思维是否会出现大的调整，当然值得细究^{〔1〕}。尽管洪奇昌被除名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从该事件中可以观察出新潮流系在两岸政策上又开始趋于谨慎。其背后的动因无外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

（四）与蔡维持“恐怖平衡”关系

尽管新潮流系当前在抢夺执政资源的过程中，与蔡英文当局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以便于争夺到更多的执政资源，如官方重要职位以及公营事业董事长、总经理等，但这并不表示新潮流系完全与蔡及其派系进行深度的合作。新潮流系在绿营政治生态中惯用两手策略。特别是在蔡英文执政后，由于施政成效较差，民怨反弹居高不下，蔡英文本身遭遇重大的执政危机，新潮流系的两手策略更为彰显。一方面，新潮流系的大量人马进入蔡执政团队，占据不少重要位置，争夺绿营重返执政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新潮流系地方实力派政诸侯又伺机而动，试图对蔡英文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新潮流系政治大佬如陈菊、赖清德等人，不断利用蔡英文陷入执政危机的不利情势，动辄以“北上组阁”等传闻来进行政治操作，试图谋求新潮流系对蔡英文更大的政治主动，以及增强对民进党未来政治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力。

四、新潮流系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自民进党重返执政以来，从执政团队核心人士到接掌公营事业龙头，从政治资源分配到参与蔡执政团队的核心决策，新潮流系成员均可谓是独占鳌头，党内权力的严重失衡无疑早已引起了非新潮流系阵营的集体性焦虑，这也导致党内反新潮流系的传统氛围再度升高加浓，党内新潮流系与非新潮流系之间的对抗也呈现不断激化的趋向。特别是蔡英文执政团队施政绩效不彰，已经引发了民意的极大反弹，甚至会对民进党的2018年及2020年选举带来很大的挑战。而新潮流系在蔡英文当局的权力资源猎取过多，不仅导致派系实力发展不平衡，左右蔡英文当局政策制定和执行，更有可能引发台湾社会对民进党的不良评价。

首先，新潮流系实力壮大引起了党内非新潮流系阵营对于新潮流系的不满与对抗，这势必会影响新潮流系在2018年地方县市首长选举中的布局。当前，新潮流系在民进党内部的一系独大之局面无疑令其他派系产生了强烈危机感。事实上，近年来，党内其他派系也已开始对新潮流系的独大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牵制。例如，之前游系与谢系在新北市及台中市的地方党部选举中的策略性合作，就成功阻止了新潮流系人马急欲抢夺这两个市党部关键职位的企图。而对于2018年地方县市选举，反新潮流系与新潮流系之间的竞争将会愈发激烈。面对新潮流系的不断壮大，反新潮流系阵营已决定通过2018年县市长选举联合抢下政治版图，扼制新潮流系的实力扩张^{〔2〕}。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原本由新潮流系主控的高雄市和台南市，就面临其他派系的强力阻击，从目前的民调数据来观察，新潮流系丢失这两个地方的可能性并不小。

〔1〕《民进党新潮流系为何此时除名洪奇昌？》，中国台湾网，2016年3月23日，http://www.taiwan.cn/plzhx/hxshp/zhzh/201603/t20160323_11416227.htm，2017年8月23日检索。

〔2〕蔡慧贞：《就是不让新潮流系独大！谢游联手防堵，首役力挺高志鹏选新北市党部主委》，台湾：风传媒，2016年4月6日，<http://www.storm.mg/article/97306>，2017年8月23日检索。

其次，新潮流系当前的独大地位，以及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可能会使新潮流系与蔡英文的矛盾加剧。蔡英文面对执政不彰的民意压力，以及党内新潮流系与反新潮流系阵营之间的对抗，为平衡党内派系与2018年地方选举，甚至2020年的连任，蔡英文与新潮流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客观而言，蔡英文当局重用大批新潮流系人才，这与新潮流系本身注重人才培养以及储备人才有直接的关系。但毕竟蔡英文的最大政治是谋求2020年的连任，而新潮流系的赖清德无疑已成为影响蔡英文连任的重要变数之一。事实上，目前绿营内部拱赖清德取代蔡英文参选2020“大选”的声势并不小，倘若未来情势朝此发展，新潮流系与蔡英文之间必将引发重大的矛盾。

最后，新潮流系在民进党内“一系独大”，对蔡英文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当局的不良观感。民进党派系问题越来越严重，客观上也使蔡英文对新潮流系势力坐大的危机感加大。派系并存、冲突与共治是民进党成立以来组织结构和权力生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反映了该党所代表的多元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结合、斗争与平衡^{〔1〕}。目前党内派系竞争激烈，已经影响到了台湾社会对蔡英文当局的观感，甚至对蔡英文当局带来政治上的创伤^{〔2〕}。

民进党派系的发展前景主要还是取决于选举。新潮流系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的战绩将是最为重要的观察指标。面对2018年的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党内各大派系的争夺异常激烈，初步形成了新潮流系与非新潮流系两大阵营相对抗与角逐的情形。其原因就是新潮流系长期在民进党内部的实力过于强大，自然引发了其他派系的忌惮与不满^{〔3〕}。作为民进党内部实力超强的老大派系，新潮流系在民进党重返执政后的强势地位，已经引起了党内其他派系的不满，党内非新潮流系势力必然会出手加以反制。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观察新潮流系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由新潮流系掌控的高雄、台南、宜兰三个县市将重新举办党内初选，党内其他派系也趁机参与角力，派系争夺非常激烈。从高雄的情况来看，当前民调领先的仍是英派“立委”陈其迈，而其将成为新潮流系属意的刘世芳的最大竞争对手。而在台南，非新潮流系的陈亭妃与黄伟哲民调情况处于优势领先地位，新潮流系是否可以守住多年的执政基地需要进一步观察。

五、结 语

新潮流系一向以民进党内部最具战斗力的实力派系而著称，通过与党内高层的妥协、联盟与合作，力图主导或影响党的路线。近几年来，新潮流系在路线上也进行了一些务实的调整，加上长期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从而为新潮流系维持其作为民进党第一大派系之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岛内政治生态瞬息万变，新潮流系的未来发展仍然要取决于其在选举中的斩获，新潮流系与蔡英文的互动状况，以及绿营内部派系之间的竞合关系。

（责任编辑：王贞威）

〔1〕 林劲：《民进党的派系斗争和运作及其对三届“立委”选举的影响》，《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

〔2〕 《民进党逐渐形成两大派系蔡英文执政或陷困境》，中国台湾网，2017年3月17日，http://www.taiwan.cn/taiwan/jsxw/201703/t20170316_11724260.htm，2017年8月23日检索。

〔3〕 富权：《提前布局县市选举蔡英文为巩固自己阵脚》，华夏经纬网，2017年3月23日，<http://big5.huaxia.com/thpl/sd-fx/5244456.html>，2017年8月23日检索。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ide Faction after the DPP Returned to Power

Chen Xian-cai and Lin Ming-zhi

Abstract: For years the New Tide has been a faction with the biggest strength, including the power of discourse, within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n Taiwan. Since the DPP returned to power in 2016, New Tide members have managed to seize many key posts in Taiwan's 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in the DPP's central committee, as well as in Taiwan's public-service institutions. Meanwhile, the faction holds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7 counties and municipalities, governing nearly 40 percent of the Taiwan population, and occupies about 20 percent of Taiwan's legislative seats.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New Tide has caused a lot of anxiety and counteraction from other factions of the DPP. It is expected that harsh competition will take place between the New Tide and other factions for power resources as well a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in 2018 and the election of Taiwan's leadership in 2020. By analyzing the new status and potential moves of the New Tide,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the faction after the DPP returned to power in Taiwan.

Keyword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factional politics, New Tide, trends of development

Author: Chen Xian-cai i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well as Professor at the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Lin Ming-zhi is an MA student at the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上接第 17 页) of youth groups in politics has altered Taiwa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which serves as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political party-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during the time social activists have increasingly taken the lead in social movements with concentrated resources; with rising new media as the main platform of communication,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have achieved rapid success in both organization and popular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PP is a product of the substantial changes of all the three structural factors.

Keywords: social movement, New Power Party (NPP), party politics

Author: Ai Ming-ji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Xiamen Party School